

# 哲学的学科属性:理论历史科学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新探

周可真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反对经验科学(个别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形而上学(玄学),认为实证科学时代的哲学即现代哲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他们纳入实证科学体系的科学哲学(理论科学),另一部分是被他们视为传统哲学之唯一遗产的逻辑哲学(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它被纳入了在他们看来与实证科学有区别的思维科学体系中。由于他们把实证科学和思维科学都纳入了历史科学体系,因此,对他们来说,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逻辑哲学,在本质上都是属于历史科学,因而按照其特定理念所构想的应然科学体系,可以被理解为与经验历史科学相对应的理论历史科学。

【关键词】哲学观;哲学;学科属性;理论历史科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4-0028-05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哲学观是基于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哲学与科学相互关系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多少受到其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未免有某种缺陷、不完善,但是,仅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来说,这种关系并未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这种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科学发展的性质与水平决定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生活的时代已经进入实证科学时代,特别是到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1876—1878)、《自然辩证法》(其中论文和片断大多写作于1878年7月至1883年3月间)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等重要哲学著作的时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本质上已经由当时较诸以往变得更加发达的科学确定下来了,这种关系至今未有大的改变——如果说有改变的话,这种变化也只是比起那时候科学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从而变得更加发达了,并且因此由那时候的科学所确定下来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而已。因此,在其大思路、大方向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哲学观至今没有过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 一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形而上学(玄学)是“一切学问之女王”,其他学术都从形而上学获得其原理或原则,在此前提下运用创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来研究人和自然,这种学术活动不是“发明知识”,而是“培养知识”。

直到培根“发现理智世界的新大陆”,找到了“发明知识”的“新工具”——由“观察和实验—列‘三表’—归纳”三个环节构成的归纳法,实现了历史上的一次“智力革命”,从此自然研究从哲学走向科学,以至于独立于哲学。<sup>[1]</sup>

但是,科学独立于哲学是一漫长过程。17世纪的时候,科学依附于哲学的情况依然很严重,这从当时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sup>[2]</sup>笛卡尔此论并不只是在应然意义上阐述他的主张,其陈述性的表述方式表明,它也是反映当时科学严重依附于哲学(形而上

【收稿日期】2017-03-10

【作者简介】周可真(1958—),男,江苏宜兴人,教授,哲学博士。

学)的现实状况的,只不过笛卡尔并不像培根那样认为需要改变这种现状罢了。这种情况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才有所改变。

康德在《纯粹理性判断》(1781)第一版序文中说:“玄学固曾有尊为一切学问之女王一时代;……但今则时代之好尚已变,以致贱视玄学;老妇被弃诚有如海枯拔(Hecuba)之所自悼者:昔我为人中之最有权力者,因有无数之子婿儿女而占支配者之地位,而今则为流离颠沛之身矣。”<sup>[3]</sup>

到了年恩格斯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传统哲学所曾经具有的“一切学问之女王”的地位已然丧失,恩格斯指出,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创立,“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sup>[4]253</sup>

从康德时代起,在哲学(形而上学)日益失势并最终丧失其统治和支配一切学问题的“玄学之政权”的过程中,也相应地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作“哲学平民化运动”的学术潮流,由此导致了现代哲学的诞生。

“哲学平民化运动”是鉴于康德“三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论证了“要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不再去做那明知徒劳无益的为昔日形而上学所做的“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理解”之事,而是从“个别科学之中”寻找哲学的出路。现代哲学,就是在“哲学平民化运动”中从“个别科学之中”找寻到了可以继续“对宇宙作哲学的理解”的领域之后所出现的“个别科学之中的哲学”。

相对传统形而上学在“个别科学之外或个别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王”的地位而言,现代哲学则是“个别科学之中”的“科学之民”了。这是标志着哲学从玄学形态变成了科学形态了。

## 二

我们把现代哲学本质地归结为科学哲学,这是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思想相一致的,是以后者为理论依据的。

从近代走到现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都主要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因为不仅科学最早发

生在自然知识领域,而且至今科学的发展也主要是在自然知识领域,相形之下,科学在社会知识领域和思维知识领域的发展水平要低得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了自然科学到当时为止的发展历史,指出:

“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了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sup>[5]60-61</sup>

在嗣后写成的《〈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1878)一文中,恩格斯又把他认为“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并且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的“真正的自然科学”称作“经验自然科学”,并指出: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

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sup>[5]465-467</sup>

恩格斯把当时正在或即将由经验领域走进理论领域的自然科学称作“理论自然科学”,他鉴于当时盛行于德国科学界的“理论思维的纷乱和混乱”的状态——“我们很难拿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书籍而不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严厉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sup>[5]467-468</sup>,强调了“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sup>[5]466</sup>,并认为“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sup>[5]466</sup>。恩格斯还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sup>[5]62</sup>;“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sup>[5]62-63</sup>

从以上所引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来看,他是从思维方式或思维形式的差异性方面来区分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即认为经验科学是以“形而上学思维”为特征,理论科学是以“辩证思维”为特征。但是,恩格斯并不认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彼此不能相容的两种思维方式,而是认为“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sup>[5]161</sup>。他更从逻辑学角度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理解为彼此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种逻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认为“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是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sup>[5]174-175</sup>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更明确指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的差异:“辩证逻辑和旧的形式逻辑相反,

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相互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sup>[5]546</sup>

显然,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应该是相互统一的,是科学中的两个不同层次:经验科学是较低层次的科学,理论科学是较高层次的科学。这相当于数学中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还指出:

“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sup>[5]65</sup>

这里,恩格斯明确表示了不仅“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不再合乎时宜,而且以往的全部哲学除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以外,其他一切都不能独立于实证科学之外,只能存在于实证科学之中了。如果说“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是玄学哲学的话,那么,“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的哲学就是实证科学中与经验科学相对应的理论科学。

恩格斯之所以把理论科学也纳入实证科学范畴,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用经验去证明。”<sup>[5]469-470</sup>

### 三

在上文所引恩格斯的论述中,他明确指出了,当哲学发展到它不再能“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现代阶段时,出现了两个方面情况:一方面,“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只有“纯粹思想的领域”中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另一方面,“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都不再能独立存在,而是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恩格斯对这些情况的陈述,至少在逻辑上蕴含这样一种看法:现代哲学或实证科学时代的哲学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归到实证科学中去了

的哲学——实证科学中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理论科学；另一部分是仍旧独立于实证科学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的科学”<sup>[5]129</sup>。

恩格斯还明确表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sup>[5]465</sup>这实际上是把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含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都纳入了“历史的科学”范畴。

所谓“历史的科学”，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所提到的所谓“历史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注脚里，马、恩曾这样写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sup>①</sup>（按：马、恩在这里既然说“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则他们所谓“人类史”就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类科学”，但他们本人未尝使用过“人类科学”一词，除同书中尚有“关于人的科学”的提法以外，其他著作中还有“关于社会的科学”、“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sup>②</sup>等提法，据笔者分析，这些提法的含义并无实质差异，为本文叙述方便起见，以下统名之曰“人类科学”——这样称谓，也是考虑到“人类科学”可以统括“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

可以看出，“历史科学”是马、恩所设想的反映其科学理念的学科体系概念，而非指当时科学界既有的学科体系。这个理想的科学的学科体系有两个彼此相互包含、相互制约的子系统：自然科学（“自然史”）和人类科学（“人类史”）。他们之所以认为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只要有人存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就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即人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sup>③</sup>也正是在这种联系中，历史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sup>[6]</sup>，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自然界发展史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科学”概念是基于把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因其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人类社会而且自然界“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sup>[4]242</sup>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受惠于当时以“三大发现”<sup>④</sup>为主要标志的自然科学成就，同时也是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sup>⑤</sup>。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段话从其手稿中被删去了，但是这个科学观念却并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一起被“删去”，而是一直被保留着，且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上述所引恩格斯的那段话就是明证，那段话不但指明了“其他任何科学”都是属于历史科学，而且指明了“关于思维的科学”也是属于历史科学。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关于思维的科学”也纳入“历史科学”范畴，使“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的科学”（思维科学）并列于研究外部现实世界（自然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页。按：据《马恩选集》编者注，这段话以及其它与此相关的一些话在手稿中都被删去了。这或许是由于马、恩在这里只想讨论人类史而姑置自然史不论的缘故吧。

② 分别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237页。

③ 马克思：“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④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并称当时自然科学中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C. R. 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三大发现”，其中特别是达尔文（1809—1882）在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此书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在书中运用大量实证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1872年，他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以“性选择”概念作为对《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概念的一个理论补充，但其关于“性选择”的理论是一个未完成的理论。）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推翻了神学创世说，而且提供了关于从自然界发展到人的自然史事实，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世界观最重要的科学根据。

⑤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观念是关于概念对立统一的联系（矛盾）观和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观，这正是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欣赏的，但是，他们认为对立统一的联系和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的主体不是黑格尔所讲的绝对理念（精神），而是自然界（物质）。这样，原本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理念矛盾发展的过程，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里，就变成了自然界矛盾发展的过程了。

和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是基于思维运动的规律和外部现实世界运动的规律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的思想<sup>①</sup>。具体的说,这个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有如下两层意思:其一,人——包括人的肉体和精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精神同自然界的联系和人的肉体同自然界的联系一样,都可以被理解为自然界同自身的联系。在人与自然界之间这种一体性关系中,人类思维的运动在本质上是整个自然界的运动的一部分,故这两个系列的运动在本质上必遵从同样的规律。其二,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都可以为人类所认识并自觉地加以应用,即就它们对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说,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具有本质上相同的可知性和可行性,它们最终都可以见之于实践,为经验所证明。

要之,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就在于其自然同一性与实践同一性。其自然同一性,是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互相统一的自然物质基础;其实践同一性,是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社

会规律互相统一的社会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物质基础,才使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对于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从而不仅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思维规律同样也可以成为科学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 [参 考 文 献]

- [1] 周昌忠. 西方归纳哲学五题议[J]. 哲学研究, 1987, (12).
- [2] 田成有. 转型期中国法学形而上的缺失及其代价[J]. 法律科学, 1997, (5).
- [3]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蓝公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3.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责任编辑: 闫卫平)

## The Discipline Attributes of Philosophy: The theory of History Science ——A New Exploration of Marx and Engels's Philosophy

ZHOU Ke-zhen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he founder of Marx explicitly opposed the metaphysics of empirical science (individual Science) or Xuan Xue, and they think that philosophy in the era of empirical science, modern philosophy, 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is science philosophy which is incorporated into empirical scientific system (Theory Science), the other is the philosophy of logic that is regarded as the only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Formal Logic and Dialectics), and it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thinking that differs from empirical science. Because the founder dovetailed empirical science and thinking science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system, both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in essence belong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of the specific concept should be scientific system, it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ory of history science, corresponding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

**Key words:** Philosophy View; Philosophy; Subject Nature; Theory; Historical Science

<sup>①</sup> 参见马、恩的下述论断: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122 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样, 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 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而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第 238—239 页。)